

# 王天一传记文学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王天一近照

---

### 作者小传

---

**王天一**，辽宁省朝阳市人。现为中国写作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现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王天一下乡务过农，回城当过工人，从事过文艺工作，服过兵役，当过机关一般干部。自1977年以来，他任过基层团委副书记、乡党委副书记、市劳动人事局办公室副主任、区委宣传部部长、区委常委。

王天一自1983年以来，先后出版思想理论、教育理论、企管理论等专著和长篇传记文学、长篇小说、传记文学集、报告文学集、杂文集等文艺著作共14部，计400多万字。

王天一的著作有5部再版，有9部获奖。

---

## 序

金 河

为一部作品写序，总应该对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和判断。要做到这一点，就须较全面地了解作者。号称“亚圣”的孟老夫子为此立过规矩：“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之语盖从此出。

我和王天一同属辽西人。一条东西走向、不大那么有名的努鲁尔虎山横在我们之间。王天一同志居山之阳，属朝阳地区，归辽宁管辖；我生在山之阴，是内蒙古敖汉旗的地盘。我们称朝阳为“梁前”，朝阳称我们为“梁后”。一座山规定了不同的行政区划，但却划不开相同的经济生活和人文特征。我十来岁时就常到朝阳街去赶集，也常翻过梁到属于朝阳的一侧去砍柴。朝阳看山护林的人好凶，常用老洋炮朝我们开火。“咚”一家伙，吓得我们仓皇逃跑如鸟兽散。不过看山人总是枪下留情，老洋炮里不装弹丸，象“二踢脚”轰麻雀，吓跑拉倒。我们也曾被看山人俘虏过。我们表示道歉：“梁前梁后地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以后咱不砍了就行了呗。”看山人最后的警告也是温和的：“梁前梁后地住着，都沾亲带故的。真要罚你们一下，也伤和气。可是你们也不能砸我的饭碗呀！”

· · ·

---

“梁前梁后地住着。”砍柴人和山人都一千零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这是一句很有人情味、很有和解魅力的话。现在，虽不能说“曲高而亨，自残而贵”，不过总不再为一担青柴去面对那吓人的老洋鬼了。但是青少年时的记忆终生难以忘怀。因为“梁前梁后地住着”，我总是把朝阳也当作我的故乡。干了熊格子这个行当并居于组织者的地位以后，对朝阳出现的文学人才和作品，我总有一种浸透着乡情的关注。遗憾的是我同王天一同志相识才一年多一点时间。

1989年夏天，我从朝阳市的一位同行那里得知王天一的大名。当时天一同志官居中共朝阳市双塔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论官职不算大，不过，“王天一”这个名字听了以后就叫你刻在脑子里。“天一”，“天字第一号”是也，气魄足够惊人；前面又冠以“王”姓，呜呼呀，此其志不在小！当然，名字毕竟是人的代号，尽管有些名字可能含有一定的期待、企盼或价值取向。居官达极品，术业成巨星，或者创个什么吉尼斯世界纪录倒未必，不过王天一同志不甘人后的“把尖”精神，他的自信、执着、进取心态却是令人羡慕的。他的座佑铭是辽西人说的辽西话：“啥事不干则已，干就干好，干出名堂来。”这话没有斑斓的色彩，象辽西的大地，黄土、白沙再加上条条块块的绿色植被。但是正如哪一位天才作家所产生那种奇丽感觉：象唐三彩一样迷人。

天一同志从事文墨行当不算太早。1978年才开始在各级报刊上发表人物通讯、杂文和应时的评论文章，也发些报告文学和小说。但是一旦干起来，“干就干好，干出名堂来”的干劲就上来了，象台媒水充足、机件完好沟火车头，“突

突突”，一个劲儿往前闯，只要没有红灯，就给你夜以继日连轴转。1988年他用业余时间写了一本书——《劳动管理新略》，对朝阳重型机器厂的改革经验给以较为系统的总结。这部14万字的著述自然有一定的社会效益，但是对王天一同志本人来说则是对著述神秘的历史性突破。心理障碍的消除，使他打开了创作潜力的闸门。嗣后的两年中，王天一同志又在中国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三本书。

对于王天一同志身居陋室，笔耕三年，出书四本的奖掖，除了7000元稿酬，“学而优则仕”，还当上了朝阳市双塔区八里铺乡的党委副书记。“干就干好，干出名堂来”的唐三彩信条也适用于做官。他以热烈的超前意识去推动八里铺的变化。全省第一所农民儿童学校、全国第一所农民幼儿音乐学校、全市第一个农民文工团、全市第一所农民业余书法学校，先后在八里铺诞生。这些政绩无疑都有一定的新闻效应，王天一完全可以此而自豪。可是，公职意识未能取代他从事著述的渴望。王天一的心中早已形成了“著述情结”。乡官照当不误，到1986年秋天擢升为双塔区委宣传部长时又神话般地写了两本书：一本《企业成功之路》，24万字，对朝阳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成功的管理经验给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概括。另一本书26万字，系《成才的起步》。如果说企业管理与实用科学还有点相邻关系，那么王天一写《成才的起步》则是对一个全新科学领域的探索——研究婴幼儿的早期文化教育和智能开发。

1989年秋天，当我们在沈阳晤面时，王天一同志又象变魔术一样拿出三本文学著作：一本是他编写的报告文学集

《开拓者》，一本是他写的长篇传记文学《青年企业家的路》，还有一本政论和杂文集《思想漫谈集》。此时，他出版的各类著作已经有400余万字了。非天一无名，实为老乡寡闻。

《王天一传记文学选》到底是他的第十几本书，我说不清了。这是他近兩年传记文学创作成果的集中展示。选入这个集子的作品在选材上的突出特点是专为一批“小人物”立传：小学校长，少年儿童，村党支部书记，小企业的厂长、经理。这些人，在可以影响历史进程的领袖人物面前，在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大企业家的辉煌成就面前，无疑都是“小人物”。然而“小人物”的身上并不缺乏“大人物”的成功要素。这些令人尊敬的“小人物”之所以降归是“小人物”，决定性的因素是历史的安排。历史安排他们出生在贫瘠的土地上和偏僻的山坳里，历史没有给他们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优越的教育条件，历史没有给他们提供更宽广的活动舞台，历史还规定“大人物”只能是少数。但是这些“小人物”一个个无怨无悔，正以巨大的热情创造中国的新文明史，从他们的脚步声中我们会听到历史前进的铿锵震响。对这些“小人物”作者情溢笔端，讴歌赞美备至。

集子中唯有一篇传记难以用大小论之，这就是最后的一篇：《不惑之年回首录》。这是作者的自传。在拿到这部传记文学选的时候，我建议读者从后往前看。这样符合“知人论世”之道。从传记文学的文体特征着眼，较之前面的作品，《不惑之年回首录》写得更为成功。剪裁详略得当，运笔从容潇洒，或叙或议，聪明睿智的光点时有闪现。

---

说是“不惑之年”，其实王天一同志写这篇传记文学时才过了38个生日，这里有点“以少卖老”。不管怎么说吧，王天一同志写完“回首录”还要描绘展望图。回头看，虽不轰轰烈烈，却也扎实实在。原来只受过初中教育的江西“知青”，显示了多方面的才华。后来以惊人的毅力学完了大学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的全部课程，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国家正式颁发的大学文凭。我想，他大概不会再去当小提琴手了，这台煤水充足的机车肯定会在行政和著述两轨上继续“突突突”地向前跑，也许会越跑越快越威风。

除了《不惑之年回首录》，其它几篇传记文学作品和报告文学作品写得也是成功的。说这些作品成功，是因为这些作品既有报告性，又有文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均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总的说，王天一的作品人物形象鲜明，语言朴实无华，文字功底扎实，记叙、抒情、议论融为一体，有很强的可读性，给人以很强的感染力。虽然如此，并非说他的作品天衣无缝，老实说缺点和不足还是有的。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总是把当官掌权跟把笔为文看作是互相排斥的东西。官当得庸庸碌碌，只要做出认真当官的样子，人们都会报以体谅，说是“水平问题”。官当得蛮不错，倘若一搞著述，人们总是习惯地报以挑剔，有“不务正业”之嫌。即使找不出什么大毛病来，人们也会喷着鼻头，说“如果把精力集中在正业上，那么会干得更好”，云云。

新时期以来，干部“四化”之风大倡，知识化，专业化，至少在红头文件上得到了肯定。党政官员中有些人开始

热心于学问和著述。此举堪称伟大的演进。

对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评估尺度也不应有  
民与官、业与余的不同。不过，如果我们稍许顾及上述背景，  
那就会对王天一同志的努力更加珍爱和感动。

“唯事不干则已，于就干好，干出名堂来。”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我们期待着。

1990年10月于沈阳

# 目 录

序.....	金 河
从穷光蛋到百万富翁.....	1
“亚洲之最”的“女头领”.....	36
“神童”协奏曲.....	57
升起在贫瘠的土地上.....	114
过河卒.....	224
官九品.....	243
在“上帝”面前.....	268
不惑之年回首录.....	288
后 记.....	361

## 从穷光蛋到百万富翁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八日这天，辽宁省朝阳市政府机关礼堂里座无虚席。主席台上坐着市五大官团的领导，台下坐着一千多名各届代表和受表奖的先进人物。

市劳动模范表彰大会正在这里进行着。

随着铜管乐队奏出的迎宾曲声，一位五短身材，方面大耳，浓眉大眼，黑红脸膛儿的年轻人，三步并作两步地走上了领奖台。

“王占海！”

“是他！”

台上台下的人们，一下子把目光全集中到了这个从穷光蛋到百万富翁的新闻人物身上。

会议结束了，王占海被报社的记者们团团围住。记者们让他介绍发迹史，他搪记者不过，只好向他们倒出了老底，介绍了留在自己记忆里的一件件往事。

### 出了名的“淘气包”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号，离朝阳市区二十多里地的边杖子

• 7 •

乡兴隆沟村老王家又诞生了一个小生命。这孩子生下来虎头虎脑，大眼珠子乱转，两手乱抓，两脚乱踹，一会儿也老实不下来。妈妈陈景芝说这孩子太淘了，爸爸王丛在一旁高兴地说，小子越淘越有出息。爷爷奶奶听说生了个小子，乐得都流出了眼泪。

王丛当时在朝阳县农机厂当工人，见过点世面。他叫朝阳的十年九旱给吓得，在他看来，朝阳穷就穷在水上，老天爷不下雨，多好的土地没水也长不出好庄稼来，兴隆沟祖祖辈辈都穷在“旱”上。于是他给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头一个小子起了个“占海”的乳名，他希望王占海这辈子不再让旱灾困扰。

王丛盼望的好日子没有到来，孩子接二连三地生了六个，兴隆沟十年九旱的规律还是没变，家里穷得把锅吊起来当钟打，三间破草房经不得风雨，风天一层层往下掉茅草，雨天一盆盆往外倒雨水。六个孩子两床被，三个女孩轮换着穿一条裤子。小占海都五六岁了，还光着屁股村前村后地跑着玩儿。村里上了点年纪的人都很喜欢他。村里有个当过教书先生的长辈摸着占海的小鸡儿和小蛋蛋，和他逗着玩说：“说你是穷光蛋可真是名副其实啊，你长这么大，夏天我就没看你穿过衣服，看你这‘小鸡蛋儿’，晒得都黑得冒油！”小占海只是嘿嘿一笑，扯开那位长辈摸他小鸡儿小蛋儿的手，又撒丫子跑着玩去了。

小占海生性倔强，非常淘气，他从四、五岁就开始爬树，村里村外的树，他没有爬不上去的。他爬树一是玩耍，二是掏鸟蛋。有一次，他跑出十多里以外的山上去玩儿，发现山上有棵老榆树上有个大鸟窝，这下可把小占海乐坏

了。他断定，这个鸟窝里肯定鸟蛋少不了，掏回去，给小弟弟、小妹妹吃，妈妈一定很高兴。他三下两下就爬到了树顶，伸手就去掏那鸟窝，只听“妈呀”一声，小占海从树顶上掉了下来。原来，当小占海把手伸向鸟窝时，抓一把觉得冰凉溜滑，他觉得不对劲，还没等他把手抽回来，一只绿脑门吐着红芯子的毒蛇从鸟窝里窜了出来。说来也怪，小占海从树上摔下来，一点儿也没伤着。他站起来，扑拉扑拉屁股，一溜烟似地朝家里跑去。

在小占海七、八岁时，家里已穷得一无所有，彻底的无产阶级。别人家里都有几棵果树，院里种几畦子青菜，小占海家连个院墙都没有，门前没有冒绿的地方。小占海看到别人家的小孩能吃上杏啦，桃啦，梨啦，李子什么的，馋得直往肚里咽口水。有的小孩还拿出来馋他，把小占海气得直瞪眼。小占海是吃不了这一套的，他要来个“分配革命”，他要让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也吃上杏、桃、梨、李子。在他看来，别人家的孩子能吃上的，他家的孩子也应该吃上。他要“偷”了，然而他“偷”得很聪明。他专门在下大雨时出来“偷”，或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小弟弟、小妹妹吃上他“偷”来的水果，高兴得不得了，都甜甜地叫着大哥。后来，邻居虽然发现了他“行窃”的行迹，但也拿他没办法，青瓜红枣，谁见谁咬，算不上什么偷，何况他只是个七、八岁的孩子呢！

村里有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平日里耀武扬威，目中无人，干啥总抢个上，小占海看不惯他家这一套。有一次，这家的一个孩子，仗着自己家有几个臭钱，一脚把他的姐姐踢

倒，嘴里还骂“穷鬼”。小占海气疯了，拿起刀子要和他家拼命，妈妈死活把小占海拖了回来。小占海怕妈妈着急生气，就没再和那家人“理论”。然而，这口气他是一定要出的。没过几天，那家的灶膛直往外冒烟，呛得全家人直咳嗽不说，一顿饭几个小时也做不熟。那家人以为炕里的烟灰把烟道堵住了，把炕扒开，不是那么回事儿。后来，那家发现，房顶的烟囱被人用破草袋子堵住了，气得那家找上门来和小占海算帐。小占海敢做敢当。他拿一把菜刀，站在院当中，手指上门来算帐的人，高声叫喊着说：“你们今后再敢欺负人，我晚上钻你们家，把你们都一个个地砍了。你们谁敢上我家，来一个砍一个！”横的怕不要命的，那家人乖乖地溜了回去。以后，谁也不敢再欺负小占海他家的人了。

小占海喜欢玩冰车，喜欢摔跤。他家门前有个大水泡子，冬天便成了天然滑冰场。他把几块木板钉在一起，下边钉两条铁丝，用两条粗一点的铁丝做两个冰扎，这样，一台冰车就做成了。小占海坐着冰车和别人比赛，每次都是他滑得最快。有一次，他的冰车出了故障，车翻了，他从车上栽了下来，头磕出了血，他忍着疼痛，还和别人比高低，直至赢了拉倒。摔跤也是小占海常干的。他不和比自己小的摔，也不和同年龄的摔，专门和比自己大的孩子摔。有一次，他让一个大孩子把胳膊摔坏了，疼得不能动，可他就是不叫疼，强忍着，用一只手把那个大孩子摔倒。现在，曾和他在一起玩的孩子回忆当时的情景，还称赞他是独臂英雄呢！

除了滑冰、摔跤，小占海还喜欢踩高跷，打纸牌。

小占海上山把小树砍回来，截成一米多高，凿几个榫，

弄出个脚踏板，然后自己坐在墙头上，把小腿和脚绑在踏板和高跷上，村里村外地踩着玩儿。翻了，爬起来，再踩。膝盖常常磕破，轻了，擦巴擦巴，重了，用块破布包上。

打纸牌，常常在冬天进行。小占海不怕冷，不怕冻，耳朵冻起了泡，手冻得象个小包子似的，还打。棉袄袖长，在地上打来打去，棉花都甩出来了。后来，他干脆把棉花扯出来，弄成个“半截袖”，这样，打起牌来更方便些。

小占海因家穷，上学特别晚，十岁才迈进小学的校门。

小占海从小野惯了，受不了学校那种严格的要求，他经常逃学。妈妈目送他朝学校方向走去，等妈妈回屋了，他拐个弯儿，跑到小树林玩了起来。有时弄些鸟蛋和树枝什么的捎回家中。树林玩够了，他又把目标盯向离村不远的兴隆沟煤矿。那里一排排的大汽车，很让小占海眼馋手痒。他想，啥时候我也能坐在驾驶楼里开开车，也算没白活一世。他很有交际能力，没用多长时间，就和矿里的司机混熟了，司机经常带他进城玩儿。看到城里那花花绿绿的一切，小占海的心更野了，他不但想开车，还想当官，当富翁，当让人佩服羡慕的人。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有时竟截汽车去城里玩儿。他把小手搭上后车厢，翻身一跃爬上汽车。有一回，他拼命追上了一辆大解放，两手抓住了后车厢，可这回腿说啥也跨不上去。他在后车厢上打起了秋千，一直吊到城里，车停下后，他才下来。两手勒出了血，两只胳膊疼得不能动。他没有接受教训，扒车的毛病始终没有改。

在学校里，小占海虽然是个出了名的淘气包，但他正直，倔强，心好，好打抱不平，很讨老师和同学们的喜欢。

男学生欺负女学生，如让他看见了，非给那欺负人的男生几拳不可。年龄大的学生打年龄小的学生，如果让他知道了，他非把那年龄大的教训一顿不行。有位老师病了，他跑到老师家帮着干活，一直到这位老师病好为止。有位男老师，两口子都是从外地分来的大学生，常常为引火柴而发愁。小占海知道后，常常乘兴隆沟矿的汽车去城里木工厂弄刨花给老师送去。这位老师深受感动。现在这位老师已荣任市里某部门的主要领导，他对此事还念念不忘。

小占海关心老师的烧柴问题，可自己家常常为无柴可烧而发愁。有一次，妈妈让小占海上山砍柴，小占海拿把镰刀，走出家门。当他路过生产队干部的家门口时，看见院里垛的柴三年五年也烧不了，顿时怒火中烧。他心想：都是一样的人，他家为啥有柴烧不了，我家为啥没柴烧，不就是因为他是当官的吗？生产队里的东西他说了算，公家有的他家就有。想到这儿，他转回家，扔下镰刀，扛起把镐头，把绳子往腰上一缠，大步流星地朝山上走去。来到山上，没分说，把生产队里的小梨树刨倒了好几十棵，用绳子捆巴捆巴，背了回来。妈妈一看孩子惹了祸，狠狠地把他打了一顿，腿都打瘸了，可他一滴眼泪没有掉。他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大家都应有饭吃，有柴烧；他认为妈妈打他也是对的，梨树是结果的，不是烧柴的，砍了生产队的树是要惹祸的。生产队长知道小占海的生性，也没把他怎么样。在妈妈看来的一场大祸就这样顺利地过去了。

在学校里，有个老师经常打学生，学生们都很怕他。为给学生们出气，小占海想出了个坏主意。学生们都坐好了，

就等这位好打人的老师给上课了，他把教室的门开了一个缝，把一盆脏水放在门框和门的上边，老师一推门，一盆脏水给老师浇了个落汤鸡。老师发怒了，拎起一个学生的耳朵问是谁干的，这个学生说不知道。问了几个，都说不知道。后来，这位老师再也不敢打骂学生了。

学校有个炊事员，私心重，克扣学生，经常自己偷着搞小灶。不仅如此，他还不公道，分饭看人来，对他好的，就多给，不好的，就少给。学生们对他意见很大。小占海要治治这个炊事员。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偷着打开炊事员的行李，把一瓢凉水倒在被褥上，然后再原样卷上。炊事员吃饱喝足后一钻被窝，象遭蝎蛰蛇咬似的，怎么赤条条地钻进去的，又怎么赤条条地钻了出来，一宿没法入睡，口里不停地骂娘、骂祖宗。有一次，这个炊事员拌好了饺子馅，准备自己搞小灶包饺子吃。小占海发现这一秘密后，在食堂抓起一把面碱，洒进了馅里，又拌了拌。炊事员煮好饺子，烫好酒，准备好好受用一番，没想到饺子又出了问题。气得他吹胡子瞪眼，但也毫无办法，他没处找人算帐去。他知道自己的一些作法不得人心，后来再也不敢搞歪门邪道了。

一九六三年是朝阳地区经济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在这年里，不知有多少老头老太太和婴幼儿因吃不下糠咽不下菜一命呜呼。八岁的小占海，也常常饿得头昏眼花。有一天，他闻到了一股从队部方向飘来的煮肉的香味。在那段日子里，这种香味是有着特殊的吸引力的。小占海顺着香味来到队部，偷眼一看，队干部守在里屋抽旱烟，外屋的锅里冒着热气。小占海立刻明白了，原来队干部又在搞特殊。他偷偷